

为了活着而活着

大陆禁片电影

《活着》的故事依然继续着

文 / 宁静

大陆禁片电影《活着》说的是大约1947年的时候，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福贵把家产赌光，气死老爹，气跑了媳妇。但其实他的本性并不坏。良心发现的他，浪子回头，开始以唱皮影戏为生养家糊口。

在中共红色匪军占领中国，打败国民党的战场上，福贵看到了太多的死人。他因此觉得生命可贵，只要能活着就是最好的。所以，他一心只想和媳妇家珍带着儿子有庆，女儿凤霞过平凡的日子，只要一家人好好的活着就好。

在亲眼目睹中共解放军强抢富裕人家的房产，违抗者就被当众枪杀的场面，福贵吓尿了，而且一辈子都在中共杀人枪杀的恐惧中，颤抖的活着。可是就是如此卑微的生存渴望，对他一家也是一种奢望。

在中共搞的大跃进全民炼钢活动中，儿子有庆被区长的车撞死了，福贵哭到死也只能认命；文革中医生都被批斗，福贵又失去了因生产而大出血的女儿，家珍还是只能哭泣；原来最好的朋友，本来是中共干部的春生也在运动中自杀了。最后老两口守着外孙馒头，嘴里重复着二十年前，憧憬幸福生活的那些老话，继续为了活着而活着。

此刻，六十年代的芙蓉镇上，美貌热情、吃苦耐劳的胡玉音，和善良的丈夫靠卖豆腐的小生意为生，得到镇上党支部书记黎满庚的帮助，又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所以很红火，因此而遭到国营饭店经理李国香的妒忌，这种女人间的妒忌本是很常见的一种人性，生活中大家



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对别人的妒忌，或是别人对自己的妒忌。这当然是人性中恶的一面。麻烦的是，李国香的妒忌在中共的“四清”运动的加持之下，就成为了胡玉音十几年的噩梦。

她被抢走了辛苦盖起来的房子，丈夫被逼自杀，自己成了扫大街的。走投无路时，与右派分子秦书田相爱了，可他们想申请个结婚证也不被允许。有了孩子就被判刑三年监外执行。秦书田则被判十年。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，就是秦

书田在宣判大会上对胡玉音说：活下去，象牲口一样的活下去。

过程中，把胡玉音搞得死去活来的李国香，多年后还是成了地位更高的中共官员。继续骑在这对被她害了十年的夫妻的头上。而秦书田面对着这个女人，表现出的却仅仅是一种漠视和淡然。

这两部电影之所以都被人们誉为“中国最好的电影”，是因为电影非常写实的记录了，在中共统治的前50年里，中国人都是怎样活着的。今天，每个七十岁往上的中

国人，几乎都能大家讲一个完全不同的，那个年代家庭悲惨的故事，但主题都是一个：就是在那五十年里，中国人就是这样在各种运动中，颤抖着、象牲口一样的活着，而且过程中几乎无人可以幸免，包括中共高官或普通党员。

这两部电影虽然记录了中共邪党的恶，但在片子的最后，胡玉音和秦书田，福贵和家珍都还是只能那样无奈的活着。我认为导演是在问，为什么中国人除了去死，就只能这样象牲口一样的活着？除了默

然接受这命运，中国人还能做什么呢？

三十年前的1989年，年轻的一代中国人，曾经在反思了自己父母的人生后，跪在了天安门广场上，请求中共邪党让中国人能够有尊严的，象人一样的活着。结果大家都知道，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，跪求来的是坦克和子弹。全中国人再次象福贵一样的被吓尿了，只能继续接受牲口一样活着的人生。三十年后的今天，中国人有人权吗？全人类都知道他们没有。而且，在被摧毁了人性道德七十年的中国社会，每个人都在丛林法则中继续象野兽一样的活着。

2019年香港人走上了街头，捍卫“人要有尊严的活着”的权力，他们遭受到了魔鬼中共无情的打击，全世界都见证了那长达半年残酷镇压的暴行。一年后的今天，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终于让全世界的人清醒了过来：如果放任中共邪党壮大，总有一天，它们会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象牲口一样的活着。

在电影《芙蓉镇》的最后，运动流氓王秋赦已经变成了疯子，他敲着破锣，终日喊着：“运动了，运动了……”，导演在提醒大家，中共邪党杀中国人的运动随时还会再来。自2019年以来，中共又开始提出要年轻人上山下乡，要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等，文革的种种又开始回来了。因此我推荐同胞们好好的看看这两部电影，认清魔鬼中共的邪恶，配合“天灭中共”的天象和全球围剿中共邪党的人间洪势，主动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为华夏的后代选择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，让华夏的儿女都能够堂堂正正的、象人一样的活着。◎

散文 石缝中的生命

文 / 清流



在故乡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草、花和树木，它们不像别的植物那么幸运，能够长在有土的地方，即便贫瘠的沙地。它们则不同，在岩石的缝隙中诞生，挺起，它们天生就营养不良，缺水、没有土壤，空间受限，但绝不向恶劣的环境屈服，却能够活出生命的高贵。

初见这样的生命，让我惊讶、震撼，心却有着滴血的痛。不怨天尤人，靠着向上的力量，硬是劈开一片自由的天地。我敬畏于这种源自生命本质上的高贵，那种绝不虚度生命的使命感和韧性，让我心生敬意。

在一片树林中，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就像茫茫大海里的一滴水。如果不是走到近前，没有看到它生长的“土壤”，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你会以为眼前的这株

树会和其它的树一样的普通，一样的根植大地，一样正常的吸收雨露阳光。

然而，当你看到刻满伤痕的根系紧紧的抱住岩石，并向着岩石的身底探去，当你看到眼前的岩石缝隙里钻出的钢铁般不屈的生命，谁能不为它的精神所感动？不说微微张开的石缝缺少土壤，就是有点水分，太阳一出便很快蒸掉了。这种环境下长出的生命，难道不是奇迹？

这是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种普通的蜡树，木质坚硬，直径盈尺的树干深深的嵌入丈许高的褐红色巨岩中，也许被树贯穿天地的赤诚所感动，那巨岩便从裂到裂。树的枝杈虬龙般伸向半空中，又如一双双大手在天地间招摇，那是战胜死亡的胜利者的豪迈与气魄，是走进自由境界的超拔和沉醉。在春日柔和的光里，蜡树的叶子也透着晶莹

的绿光。那时候，我流泪了。

向死而生，别无选择，只有把根扎下去，扎下去。没有土，那就让张破的岩石碎屑当作土吧，风也会把地表上的枯枝败叶送到岩石缝里做肥料；没有人浇灌，那就吸收自然的雨露，甘浆一样吞咽。绝不暴自弃，坐以待毙，这就是岩石缝里的生命。

阳光下，不管这棵树的外表显得怎样的坚强或者柔媚，内心却是强大无比，那是能够感动上苍的真诚，因此才上演了眼前这神奇的一幕。

我不知道这棵蜡树为什么扎根这样的环境，它从哪儿来？或许是无情的风把它吹到这里，或许那粒种子是从飞鸟的口中失落，或许是哪个生命无意的把它带到这儿……有时，生命的处境常常被动的无奈，就像这棵树。

看得出，岩石上那道缝隙在蜡树的不断的进击中在渐渐的扩大，现在，里面竟然可以住藏一些小动物，于是，这方天地热闹了。它的脚下和身旁也长出了稀稀落落的花

草，也有鸟儿飞来，它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，好像世界原本就是这样，自自然然。

这样的生命，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，不论是海滨还是高原，也不管在深山野谷，还是在公园景区，在华夏神州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生命奇迹。它们无处不在的身影，向世人佐证着一个真理：真诚能感动天地。

原来啊，它的内心已经装满了花香呢！现在，你看不出这棵蜡树与周围其它树木有什么不同，它将在这里生长下去。它的根子不再像从前，仅仅吸收从岩石上剥落的粗糙沙粒，它破开巨岩，向下深扎下去，直到岩石下的大地。

岩石缝里的生命啊！我没想到，今天，你竟成了世间另一种生命的写照。大法弟子，历经二十一个冰霜雪雨的岁月，他们就像这岩石缝里的生命，不卑不亢，磊落坦荡。在邪恶疯狂的打压下，不曾放弃生命和自由，不曾放弃善良和忍耐，心持光明，他们奋力活出大树的风采。◎

文天祥听音知国运

文 / 吕文

元代文人孔齐，经历元末乱世后，将他收集的一些轶事编写成《至正直记》一书。其中有一则关于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的记载。

元朝初年，南宋丞相文天祥策划起兵反元恢复南宋江山，结果失败了，被抓到燕京（今北京）。他听到元朝军队的军歌《阿刺来》的时候，大为震惊，问这是什么歌声？元朝方面的人回答道：这是我们元朝的歌曲，发源于朔方。“朔方”就是指北方的意思。文天祥叹息道：这正是黄钟之声啊，看来南宋复兴无望啊。

孔齐个人解释道，这是因为《阿刺来》歌声雄伟壮丽，“浑然若出于瓮”的缘故。孔齐的这个解释，笔者并不太赞同：雄壮的歌曲哪儿都有，为何文天祥听出了国运的走向。“黄钟”是古代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，在古人看来“黄钟”有极特殊的内涵：“黄钟，宫音，君也”，清代谭嗣同在《报贝元微书》中介绍到“算家又言黄钟为万事之根本”。可能《阿刺来》是一首以黄钟调为基音的歌曲，因此文天祥从中听出了大元将一统天下的未来。其实文天祥也不是一般人，据历史记载他是信道、修道之人，道号“浮休道人”、“文山”。

其实历史上从音乐中辨析未来走向的例子并不少。笔者认为从音乐与歌曲中可以看到创作者、演奏者、接受者的心态，不同的心态下会有不同的行为，不同的后果。例如中共的国歌，本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戴安澜将军率领的远征军二〇二师的军歌，作为特殊时代的军歌并没有问题。但被中共盗用为我国国歌后，从中不仅可知中共窃取国军的抗



文天祥（清·叶衍兰绘）

战成果，更可看出它要用人民的血肉筑成“新的长城”的这种没有人性的心态。中共之后的种种作为，一场又一场的运动，更是逐步暴露了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真面目。现在中共迫害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法——法轮功，更是将广大民众推向诽谤佛法，对佛法犯罪的危险境地。中共国歌中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般的应验了。◎

千古英雄人物：帝尧

文 / 思又

据《说苑》：尧存心于天下。有一人饥，曰：我饥之也；有一人寒，曰：我寒之也；一民有罪，曰：我陷之也。仁而立德，博而化广，故不赏而人劝，不罚而人治，是尧道也。

帝尧之时，民谣传唱，“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，如日温心，如云盖地，帝德昭昭，普天同庆……”帝德感天，天降十瑞以祥帝尧。

我在上面的文字中深受感慨，获得灵感创作了尧帝的画作。



《尧帝以德治天下》，绢本彩色，39 x 56cm。